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儒基会大战吗？

黄保罗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讲座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本文试图从排他性的本质来探讨参杂了欧美文化特征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中的挑战,并努力面对儒家与基督教是否会大战的问题。

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基督教文化之本质看起来是排他性的,在多数中国人的眼里,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印象首先源于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硬实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以私利追之为本质的实用主义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可谓是席卷全球的每个角落,以至于许多人在痛骂美国的同时又视之为人间天堂而趋之若鹜。其次源于其软势力,因为从文化与文明的视角而言,美国对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提倡,成为其批评和审判世界各国的价值标准和畅界各地的软实力。这既与基督教的影响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又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至上密不可分;因此,基督教的天启真理与自以为是的理性至上相结合,欧美就似乎掌握了世界与宇宙的真理。我们可以批评的是,基督教宣称的排他性真理是值得尊重的,但具体的国家、教会、信徒个人或团体却不一定能代表基督教所宣称的真理。同样,理性能够帮助人认识真理,但理性至上却无法帮助人达到绝对真理。因此,参杂了欧美理性至上与实用主义的基督教,给人以明显的排他性特点,尽管它不一定能真正地代表基督的真理。

中国文化在众人的印象中是以包容性而著名的,常举的例子有: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吸纳了多种元素;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乱华的少数民族,包括一些曾经统治过全中国的民族如蒙古和满族等,最后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佛教来到中国之后也极大地中国化了;而排他性极强的犹太文化在宋朝的首都开封虽留有一赐乐业痕迹,但最终也被中国文化所淹没和融化了。可是,笔者要说明的是,上述的包容性并不能否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排他性本质;因为疆土辽阔的中国有自成一体的排他性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天下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这种自以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思维模式,不仅是中国历代皇帝和精英的特点,而且成了多数老百姓的所思所想。1863年中国皇帝致函美国总统林肯而自高自大地说:“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人,彼此无异也。”^②此时中国清朝已经割地赔款多次了,但皇帝似乎仍然认为:“这些灾难与

^① 基辛格 Kissinger [Henry A. Kissinger]:《论中国》Lun Zhongguo [On China] (北京 Beijing:中信出版社 Zhongxin chubanshe, 2012); 1-4。

^②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Accompanying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Thirty-eight Congress*, vol. 2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4), Document No. 33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Peking, January 29, 1863”), 846-848) “外交事务文件集:总统对第38届国会首次会议的致辞”,第2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864年),第33号文件(“柏林盖姆先生致苏厄德先生函”,北京,1863年1月29日),第846-848页)。

其他野蛮人的入侵没有二致,最终也会败在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③“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④“中国与外国人通商,偶尔也会采纳国外的思想和技术。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无论奇珍异宝还是知识学问,中国都应有尽有。由于各国渴望与中国通商,中国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做是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⑤这种深刻而坚韧的排他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若说鸦片战争以前之中国人的如此思维,是因为“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⑥但到了21世纪,李光耀指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可能受到过去习惯的藩属国朝贡模式的影响。虽然中国声称和平,但周围小国现在仍有的担心是,如李光耀所云:“当我们做了中国不喜欢的事,他们就说你让13亿人不高兴了,……所以,请搞清楚你的位置。”^⑦就此而言,中国文化虽然有丰富的包容性,但其本质内涵中也具有强烈而坚韧的排他性。

在多元化的地球村中,多元主义理论无法真正地解决各种文化、文明和宗教相处中遇到的冲突。因为多元主义是变相的包容主义,而包容主义的本质是排他主义,所以,如何辨认出一些强势文明的排他性本质,从而加以实事求是地面对和探索相处的方式,将非常重要。

在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畅行各地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硬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将可能成为第一,以欧美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退出舞台;因此,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明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将如何与基督教文明相处,将是一个影响世界未来格局的十分重要的问题。^⑧

根据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The Crowe Memorandum, Eyre Crowe),当1871年德国由39个小国而同一成为一个大国时,尽管德国的领袖和精英有着和平崛起的主观善良愿望,但它最终仍将无法避免与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之间的冲突。后来的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的确印证了这种担心。那么,在21世纪,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是否会不以领袖与精英的主观善意而转移地不可避免呢?现在的全球化高于1907年,而且现在人们所拥有的以核武器为代表的破坏力已经足以摧毁地球许多次,这两个新的特点,促使中国与英国必须避免绝裂,否则,将不会有赢家,甚至这个地球都将不复存在。为此,直面基督教与儒家相处中的这种排他性的挑战,努力寻求妥协与合作的解决方案,将会有重要意义。若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将会避免亨廷顿所担心的文明冲突的恶果,否则,人类的文明前途将难以预测,因此,笔者在此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⑨

本期“国学、西学与神学栏目”收录了美国宗教科学研究学会的侯任主席及普杜大学的杨凤岗教授的中文版“基督教会、民主制度、公民宗教”与本刊主编黄保罗的英文版“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所面临

③ 基辛格 Jixing 2012:7。

④ 基辛格 Jixing 2012:6。

⑤ 基辛格 Jixing 2012:9

⑥ Thomas Meadows 1847;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London: W. H. Allen & Co.), as excerpted in Schurmann and Schell, eds. *Imperial China*, 150.

⑦ 李光耀 Li Guangyao [Lee Kuan Yew];《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Li Guangyao lun Zhongguo yu shijie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李光耀口述,艾利森(Graham Allison)、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ell)和温尼(Ali Wynne)编,蒋宗强译,(北京 Beijing: 中信出版社 Zhongxin chubanshe, 2013),6。

⑧ 此处思路,部分得益于2013年11月笔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家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法生 ZHAO Fasheng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及社会学学院刘孝廷 LIU Xiaoting 教授和张百春 ZHANG Baichun 教授对话。特此致谢。

⑨ 笔者在拙著中专门探讨了包括儒基在内的对话,见黄保罗 Huang Baobao [Paulos Huang];《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Da guoxue shiyue zhong de hanyu xueshu diahua shenxue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Dialogical Theology in the Light of the Great Guoxue](北京 Beijing: 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 2012)。

的挑战与机遇”。“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西南民族大学白玛措教授的“藏传佛教在美国——一个藏族女性的视野”与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符哲琦的“网络基督教的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基于对网络基督徒的调查”(该文获得第二届“中芬天使学术论文二等奖”)。“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刊录了美国弗吉尼亚神学院叶约翰教授的“冲突与和谐:冥思圣经对于社会关系的愿景”与河南大学梁工教授的“圣经研究与西方文论建构”。“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上海大学副教授刘义博士的“建构地方教会的全球网络:活力排、家庭聚会及合一身体”和复旦大学郁喆隽博士的“诸神之争——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信仰冲突”。“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台湾儒家学者林安梧教授的“‘儒耶会通’初论——关于‘人性’的‘罪’与‘善’之釐清与融通”与台湾南华学齐伟先教授的“现代台湾民间宗教组织的发展和特点——及其与西方基督教的关键差异”。“书评与通讯”部分收录了王文峰先生关于第六届中国神学论坛英国牛津研讨会综述“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副教授的书评“赵文词的《民主的教法》”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涅尔斯·格勒格森教授的书评“双向式相互影响之中的儒家与基督教——黄保罗对儒基对话的贡献评定”。

2013年11月30日于赫尔辛基

English Title:

Is there going to be a war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Paulos HUANG

Ph. D. & Th. 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ost-doctor, Tokyo University

Kuang Yaming Distinguished Chair - 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Changchun, Jilin, China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Adjunct -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Email: paulos.z.huang@gmail.com

